

汉江樱花

原创 轩轩 辰界时

2020-03-29
00:30

走到校门口发现是难得的朗晴天。新认识的姐姐研究了一会儿地图，指着对面的小巷子，说从这里穿过。

无限长的上坡路，转下坡，宝石样的江面溢出地平线。这景色和我在重庆每天下课回家时如出一辙。

阳光烤在身上暖洋洋，江风又很大，把眼睛吹得睁不开。走了不久便开始打哈欠，想躺下睡觉。路上人不少，谁都不认识谁。

姐姐提议去GS25买点零食，又说到了公园应该也有。途中经过一座大厦，她介绍说楼下有水族馆，楼顶有展望台，我心想未免太适合约会，其实很想去。又走到四座并列的大桥下，我刚要问“汉江是不是最后流到太平洋”，被头顶轰鸣的火车声淹没。

江水瓦蓝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蓝的江，颜色像海，静静涌动的波纹也像海。嘉陵江总是浑浊的，浅水滩是珠白色。家乡的河水看不清颜色，记忆里是金色，夕阳衬得很美。

看入迷了。我突然有点说不清到底汉江和樱花哪个更让我着迷。

哦对，我好像还没有提樱花。

我很迷樱花，但我一向不太敢提。

去年三月初，我和宁哥约好去南山。睡到中午爬下床，穿了粉色开衫和水蓝色百褶裙，拎着前一周在观音桥买的小花伞，出门拦车。那天重庆下了好大的雨，司机师傅问了我一路冷不冷。堵车很严重，上山的时候一直在发呆，视野里烟雾缭绕。在售票大厅又等了一会儿，水洼里踩湿鞋，看十五分钟《秒速五厘米》，宁哥带着两杯KOI到了，我们检票入园。具体没什么好讲的，早樱很漂亮，穿漂亮裙子的我们也很漂亮，宁哥还煞有介事带了相机。

原本她晚上要坐高铁回学校，但出了植物园，天昏昏的，她说不想回去了。我们脑子一热去了弹子石。眺望台上看着夜色融进江水，我确实快冻死了但也确实很开心。

十点钟，去最后一家开门的咖啡馆买了饮料，分享最近打工的辛酸历程，聊共同朋友的情感问题。我们买了两个恋爱御守，诚心实意祈祷桃花。最后弹子石变得一片沉寂，只有灯火勉强闪烁。

那晚我们累得够呛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穿最舒适的便装去时代天街吃午饭。新的一周很快开始，倘若没有甜头，生活将无路可走。

我对樱花的记忆停留在早春最旺盛的时候。在一切都寒冷，一切都没有变好的时候，它是可以躲进去放空一会儿的角落。

当细小的花瓣落在我的头发上，我的头发因为这一刻的亲吻变得无上光辉，樱花对我而言，是这样的存在。

我试图阻止自己去想象它凋败的样子，被狂风席卷的样子，烂在泥里的样子。因为会发生，所以无法想象。

这个世界对我而言，是这样的存在。

我和姐姐走到公园，人流密集起来。一长排樱花树垂在路边，可惜不是两排，氛围差了点。然后是草地和长椅，没有便利店，我们有点后悔刚才没买零食，直接坐了下来。姐姐指给我看，闷青的山线，尖尖的塔顶，对岸是南山塔。

风越刮越大，把手缩进袖子，缩到整个人无处可去。我们又站起来走动，看到卖拉面和饮料的露天餐厅，买了热咖啡。草地上的人变得更多，天色暗淡下去。江上有人在做水上运动，还有划船。目的地总是千篇一律。

回学校的路上又看到樱花。我心想它也不特别，和桃花梨花没有区别。家乡桃花开很旺，花朵秀丽不俗气，香味浓郁。还有中学的刺槐，五月份声势浩大。还有一些其他的花，十八岁收到的蓝色鸢尾，月光下的海棠，包在牛皮纸里的桔梗。可是只有樱花，我会很想流泪。

去年在出租车上，堵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两边都是灰蒙蒙，没有人烟，没有市集。雨水在玻璃上蜿蜒下行，隔着雨水，有几株瘦弱的樱花树。

我从小生活在北方，气候干燥，远离海洋。在我的认知里，街两边只有尾气和垃圾，疏不通的下水道，长达半年的干枯树枝和矮壮灌木。没有人告诉我街两边会有樱花。

汽车缓慢爬行，樱花稀疏却不绝，颜色淡到几乎透明，摇摇欲坠。微信里刚才还在催宁哥快一点出发，突然吃不住力，想一直躺在椅背上，等眼泪掉下来。

我戴了美瞳还化了下睫毛，最终我没让它掉下来。

去年整个三月我都在对着空白的文档发呆。我想写些什么，什么也写不出来。它真的没什么特别，甚至在我的人生里没多少记忆点。

不像汉江。我中学时沉迷ins上的韩国网红，时不时看她们去野餐，所以嚷着要去河边。我在家乡的河边度过了很多快乐瞬间，也拥有很多浪漫桥段。我见过它漆黑，闪烁，冰封，冒烟。每当我心情不好就去河边，河岸笔直如同我一往无前的人生——在中学的我看来，人生势必一往无前。

那时我烦心写不完的作业，解不出的月考卷，周末穿哪件上衣配哪双鞋，以及很多自讨苦吃的爱情难题。具象的烦恼环环相扣，宏观来看不成问题。我不知道有种生活可以事无巨细却惶恐不安，不知道拼尽全力只换来一场徒劳，不知道崩溃的时候哭不出来，伤心的时候无处可去，每一秒都担心下一秒发生不好的事情。

我两年没有写公众号，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写。我潜心等待生活变好的那一天，直到接受这就是常态。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，一切选择都离我而去，我依然可以去汉江幻视我的人生，去看樱花让眼泪流下来。

我和姐姐精疲力竭，吃了热乎的晚饭，回到宿舍告别。我们相约了下周末的日程，走向各自的房间。

房间里静悄悄的。我记起很多年前，在备忘录里写“十六岁，和喜欢的人看樱花”，这便是沉重学业里聊以安慰的伎俩。我有过许多无限荒诞的想象，因此走了很多错的路吃了很多苦。可是十六岁的时候真的有人说带我去看樱花，整个三月都温暖了起来。

在早春穿短短的裙子，和樱花树沉默相望，凌晨三点和天花板对峙，寒冷雨天喝一杯滚烫热巧。所有看似寻常的现状都是对过去的补偿，在一切都寒冷，一切都没有变好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过可以躲进去放空一会儿的角落。

我一直都在拼命成长，成为一个不乞求任何爱意也可以被治愈的人，成为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都不给对方造成负担的人。可是我始终无法忍住维持一些微妙细节的冲动。

樱花真的没什么特别，况且十六岁那年，我没有看到樱花。